

革命軍人史話

辜訓畧編



• 全四冊 • 中國文化事業局出版

紀念節日史話

編者 辜

元 幣國價定冊四部每
費號掛裝郵加酌埠外

編者：辜
訓者：辜

出版者：中國文化事業局
廣東省會曲江郵箱二七七號

印刷者：河西印刷工業合作社
韶關市河西台兒莊一號

經售者：全國各地書店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日五廿月二年二十三國民華中

紀念節日史話

三月十八日 北平民衆革命紀念日

(甲)史話

民國十五年（即公曆一九二六年），國民軍馮玉祥進攻北京時，日本帝國主義掩護奉系軍閥，用砲艦轟擊大沽口，並懲患英、法、美、意、荷、西、諸列強於三月十六日向爲政府提出最後之通牒，要求五項無理條件，限我國於四十八小時內答覆，否則即自山行動，大有效八國聯軍入京之勢。當時北京羣衆，聞此消息，異常震盪，遂發起政府喪權辱國，是以於十七日在北京大學第三院開會謀應付辦法，以救危亡。又於十八日下午十時在天安門開國民大會，會中通過組織「國民軍」，各中國大同盟，散會後遊行，並赴執政府請願，竟被衛隊數百人包圍槍擊，當場殉難者二百餘人，重傷不可救者七十人，輕傷者無數。聞此次慘殺市民，爲章士釗獻議，段祺瑞所許可也。

十三、三月二十三日

鄧仲元先生殉國紀念日

(甲)史話

先 元先生，名鏗，廣東惠陽人，少勤學，年二十二，卒業廣州將弁學堂後，從總理鼓吹革命。民國紀元前二年，廣州新軍之役，先生先期至香港，爲龍伯先等策劃發動，事敗，志益奮發。次年三月，黃克強等奉總理命，率領同志，謀攻廣州，先期入城，無敢舍者，先生慨然以所營米餉署保，曰：「即有不虞，毀而不惜也。」事不成，生香港，紀元前一年八月十九日，武漢起義，留粵同志，亟謀發難，議令省垣內外同時起事。省垣由朱執信胡漢民同志等任之，省外則由先生及余維新等同志任之。九月九日先生潛入淡水，以民團發難，繳巡防營槍械，隨攻克惠城。是時省垣亦宣佈獨立，胡漢民同志出任都督，任先生爲第一師長，辭不就。旋任陸軍司長，整軍除盜，多所舉劃。民國二年，都督府改組，先生出任瓊崖鎮守使兼辦瓊崖民政事宜，時有販賣人口出洋者，先生捕獲嚴懲；而以法領事有包庇行爲，亦交涉撤換，政聲由是益彰。旋以龍濟光不滿意，遂走日本。贊勳總理組織中華革命黨，計議討袁，三年三月，先生奉命回粵舉事，與龍濟光戰於黃岡潮州間，以後援不繼，失敗。益憤不可遏，謀再舉，而款項絀乏，乃往新加坡籌募，復至日本。旋奉總理命，偕朱執信返香港，主持討袁軍事，終以械彈不具，功垂成。五年春，龍氏仍據百粵，先生與陳炯明起事惠州，苦戰匝月，兵盡彈絕，事又不成。六年，國會被迫解散，總理率海軍南下，謀舉師護法，組織軍政府，創立粵軍，任陳炯明爲總司令，先生爲參謀長。時粵垣爲桂軍莫榮新所盤據，嫉視粵軍，軍器餉項，常多不給，先生乃立主移防外邑，七年調駐潮汕，軍實漸備，遂定援閩之策，五月中旬，率師入閩，克閩南二十餘縣。當

本時黨同志多集中閩南，得先生爲之指揮，革命精神因而大振，於黨義宣傳，地方改革尤著成效。九年，總理以莫榮新勾結北洋軍閥，命粵軍回粵，驅逐桂軍，陳炯明不聽命，賴先生責以太義，始南歸討賊。先生自任左翼，轉戰月餘，始克復粵垣，莫榮新率殘部逃桂，總理乃恢復軍政府。時先生任第一師長兼總司令部參謀長，積極訓練所部。使蔣成革命勁旅。而莫榮新自失敗後，時思死灰復燃，遂勾結北洋軍閥，大舉寇粵，陳炯明親赴前敵，指揮軍事，而先生則留守廣州，以爲後援。及高雷已失，韶州告急，設有挫折，廣州卽危。先生急提所部星夜往援，而陳炯明沈鴻英部已掠韶州諸縣而南矣，遂以少擊衆，所向推克，盡復所失縣邑，不數旬，全粵肅定，徵先生，百粵且不寧矣！總理以兩粵既定，卽督師北伐，命陳炯明留守兩粵，供給餉械。陳逆方與直系軍閥勾結，陰謀阻撓，賴先生竭力籌給，北伐餉械，始不匱乏，因是先生見屈於陳逆，其後陳逆叛亂，屈先生不敢發，亟欲去之而後快。會先生因事於十一年三月二十日之香港，翌日返粵垣，甫出廣九車站，突遭兇徒以手槍狙擊，中兩彈，創甚，延至二十三日午前五時卒，享年僅三十有八。

十四、三月二十五日

美術節

（中）史話

中華全國美術會於二十九年二月舉行第一屆年會，議決以每年九月九日爲美術節後，社會教育兩部以美術關係國民精神生活至鉅，抗戰以還，全國美術界人士本其愛國熱忱，努力抗戰宣傳工作，殊多貢獻，乃於卅二年會同公佈明定三月廿五日爲美術節，以資紀念。

(乙) 資料

三民主義與

李士襄

一、中國繪畫之建立

繪畫是觀觀藝術之一種，也是六類愛美天性的具體表現，我國對觀觀藝術之運用，胚胎最早，尤以繪畫爲最，黃帝之臣蒼頡造文字，史皇造圖畫，蒼頡之構造方法稱爲六書，曰象形，曰指事，曰會意，曰形聲，曰假借，其象形字實即爲我國雛形之繪畫，又如黃帝建官殿，作冕旒正衣裳，視事報草木之章，第五彩爲文章以表貴賤，及唐虞三代秦漢之時，以五色文彩章諸衣冠車旗，而建繪畫與政治、禮俗之關係。傳至漢代繪事漸精，漢武帝於未央宮承明殿畫屈軼草，進善旌，而誹謗木，敢諫鼓等，帝於甘泉宮畫天地太一及諸鬼神像。於是流傳於民間藝術中亦有門神之類出現，宣帝以匈奴貢手來朝，因思及功臣之偉績，乃畫其像於麒麟閣，獻帝時所建之成都學周公禮殿，畫三皇五帝及先王，代君臣，及孔門七十二弟子於壁間，爲我國繪畫之極盛時期，而繪畫亦富有宗教信仰之色彩。

二、進與宗教美術之發展

漢明帝好文學，圖畫，特設畫官，並遣使往月氏國收集佛教經典與畫於白氈上之佛倚像，仿造數本，置於南宮之清涼台，及顯節壽陵。又畫千乘萬騎遠塔三匝圖於白馬寺壁上，佛寺壁畫，得以建立。漢以後三國，魏、晉、六朝之時，天下大亂，或鼎立，或對峙，或紛爭，從無寧日，繪畫在這烽火瀰漫中亦大大發展，大畫家顧愷之根據文學繪製女史箴圖卷，是我國畫卷中最古之

實繪，當時毘陀羅地方傳入一種佛教畫，即「毘陀羅式教美術」，使繪畫之宗教色彩更為加濃，大畫家顧愔之陸探微張僧繇等，多在描寫佛像上努力，初唐貞觀二十二年由天竺歸，隨行之巧匠宋法智，摹寫摩揭陀之佛跡、菩提樹伽藍之彌勒像等，寫之而返，天竺之畫本，則盛行於初唐整個美術思想，幾全為宗教所支配。

三、藝術之樹立與宗教繪畫之沒落

至盛唐，左武衛大將軍彰域公李思訓太子中舍李昭道父子，及尚書右丞王維等輩劃時，奉命畫家出，而繪畫之一變，創山水畫之正格風氣，而使宗教色彩正濃之畫風，又漸趨於平實意味，李氏父子「畫中有詩」，王維「詩中有畫」，奠定了我國繪畫文字打成一片之基礎，唐張彥遠論畫：「……夫象物必在形似，仍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於立意，而歸於用筆，故工於畫者多善書……」董其昌論畫：「……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因讀書可了達世情，洞察物理，行路可親歷山水，環境絕域，如太史公游覽名山大川歸，而文章有奇氣，今所謂之文人畫，自此而始，兼之帝室亦嗜繪畫，特設畫院制度，優遇畫士，使繪畫素質大進，以立了我國獨特之一種民族藝術。唐末五代而宋天下大亂，干戈變亂，戎馬倉皇，而繪畫在這戰爭擾攘之混亂時代中，極為發達，南唐徐熙蜀之黃筌出，花鳥畫為之大振，至宋仁宗以後，孔叢復興，佛教為人所擯棄，且當時印度佛教絕滅，梵僧不至，且自北宋新密教興，禪宗獨盛，禪僧好脫落有相之風氣，水墨之卓化，因欲資悟教外別傳之故，喜自然之山氣、花木、竹石、禽鳥等畫，宗教色彩之作品，多棄之不顧，而多變為世俗之玩賞物。

四、美術思潮之蛻變

元以外族入主中原，諳習汗馬之勞，未睹文物之盛，惟貳臣趙子昂詩文字畫兼長，執元初舉界之牛耳，而畫中之氣節，則遠不如唐宋之時，至黃吳倪王四大家出，多因厭戰爭而隱居於山水

之間，不求世俗榮利，作品亦爲山林隱逸之風，別求一理想之境界，忘俗世之營逐，而順自我之發展，與西洋丁尼生所拓之藝術之宮、聖鮑和所稱之象牙塔之境地相同，此種作風，支配了明清五百年間之中國畫壇，自清代四王（王翬、王翬、王翬、王翬）輩是六大家相繼而出，掌握了有清畫壇之權威，至吳入耶教赴歐洲後，歸而西洋畫畫之巧，其作品亦有了少數歐化。

五、兩種藝術思潮之對立

自鴉片戰爭以來，西歐文化，大量輸入我國，以致造成了藝術界兩種不同對立之錯誤思想，守舊者因鑒於唐宋美術之偉大，故爲金粉世家，或法，一味摹古。革新者只知傾向「西洋化」，一切均以西洋美術爲最高準則，浪漫派、古典派、未來派、印象派、立體派、野獸派，一切應有盡有，佈滿中國繪畫界，弄得頭昏眼花，舉不勝舉，同樣走入牛角主義之思想中。前者故自陷入絕徑，後者亦自走上歧途。使我國固有獨特之民族藝術，一落千丈。自抗戰軍興，更有一班廣告師，油漆匠者之流，亦同時混入美術陣容之中。更強調除飛機大炮火藥之外，便不能表現時代藝術，這種幼稚淺薄卑鄙庸僞之觀念，確爲當前藝術界大慮，我們必須認清繪畫之本質不是宣傳品，而是藝術，借繪畫爲工具，欲糾正這種錯誤之傾向，非積極建立三民主義之藝術不可。

六、三民主義繪畫之建立

要建立三民主義之繪畫，首先應徹底消滅全盤西化與墨守古法的偏頗觀念，力圖恢復民族自信力，發揚我國本位文化。總理在民族主義第六講解釋得最清楚：「中國從前發達到很強盛的地位，不是一個原因做成的，大凡一個國家所以能够強盛的原故，起初的時候，都是由武力的發展，繼之以種類文化的發展，便能成功，但是要維持民族和國家的能久地位，還有道德問題，有了好的道德，國家才能久治安」。又說：「我們今天應恢復民族精神，不但是要喚醒固有道德，就是固有知識也應該喚醒他」。又說：「我們要學外國是要迎頭趕上去，不要跟着他」。在民

權主義第六講說：「因為近兩百多年以來，歐美的特長只有科學，大科學家對於本行的學問，固然是有專長，對於其餘的學問，像政治哲學等，未必就有兼長。」又指明說：「中國人從經過了義和團之後完全丟掉了自信心，一般人的心理，總是信仰外國，不敢信仰自己，無論什麼事，以為要向外國去做成，單獨來發明，是不可能，一定要步歐美的後塵，要做效歐美的辦法」。更顯明地說：中國三千年中，文化是先進的國家，外國的材料，向來無可完全做效，歐美近來的文化，才比中國進步，我們羨慕他們的新文明，才主張革命，此刻實行革命，當然是要中國效法歐美的上，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進步的國家。」所以今日我們要建立三民主義之繪畫，首先應糾正「崇外」「拜洋」「尾巴主義，摹古之玩固頭腦，及油漆匠之強調言論。必須將一切中間藝術，普遍地教育民衆，使民衆精神生活平等，同時提高審美觀念，而能理解真摯優美正大之作品，以便引起真摯優美正大之感想，而無形中養成高尚之人格，以達到恢復民族固有之道德，一面盡量吸收西洋文化，使其中西藝術貫通，採其長而捨其短，使我國古代柔弱之病態美，而變為堅強健康之現代美。封建色彩之繪畫，而變為自由平等博愛之科學繪畫，山林隱逸之風度，而變為革命創造之風度，高度去發揚民衆精神，強化民族思想，灌輸民族意識，延續民族生命，而伸張民治力量，積極提高審美觀念，使民衆之生活，而求主權之普遍，民生之發展，使衣、食、住、行、政治、經濟、軍事、建設、合成一片，進而求主權之普遍，民生之發展，使衣、食、住、行、樂、育、都含有繪畫之素質，世界之一切，變為美之世界，大同之世界。

(甲)史話

總理領導革命，凡數十年，革命先烈之隨風興起以身殉難者踵相接，如民元前十七年，（即公曆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殉難之陸皓東等，民元前十二年，（公曆一九〇〇年）第二次起義失敗殉難之史堅如等，總理謂其死節之烈，浩氣英風，足為後死者之模範，同盟會成立，革命思潮更瀾漫全國，慕義之士殺身成仁，不一而足，如吳樞之刺五大臣而殉難於北平車站；徐錫麟之死難於安慶，秋瑾之死義於浙江等是。民國紀元前二年，本黨第九次在廣州失敗後，黃興、趙聲等，又集合各省革命黨之精英於廣州，於民元前一年，三月二十九日，重行舉事，焚攻督署，事敗戰死，被害義葬於黃埔崗者七十二人，稱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此乃舉其有記載可考之先烈，至因無確實記載而軼其姓名之先烈，更不知凡幾。

先是，民元前二年廣州新軍舉事失敗後，本黨同志，先圖再舉。總理因於是年十月在英屬庇能召集黃克強趙伯先胡漢民鄧澤如等密商再舉計劃，決議於廣州作破斧沉舟之舉，廣州一下，即以黃克強率一軍出湖南，向湖北進取，趙伯先統一軍出江西，直趨南京，餘均留粵作後援，待南京武漢攻破後，即會師北上，直搗幽燕。

大計既定，即設統籌部於香港跑馬地，主持一切；廣州方面，亦分設機關，如前街治平書院，及小東門連塘街等，因與襲擊之目的地接近，皆設有秘密機關，此外如槍彈之購置，同志之招集，亦由該部經營，定期大舉。

發難之日期，原定於三月十五日，後因軍械款項，一時未能到齊，加以溫生才刺李琦事件，適於此時爆發，清吏戒備，異常嚴密，欲俟其防備稍懈，俾易着手，故展期至二十九日，及期，黃克強負責指揮，令姚雨平率眾攻小北門，佔飛來廟，延納防營及新軍進城，陳炯明改巡警教練所，胡毅生以二十餘人守大南門，而已則率眾攻兩廣總督署。當出發前，黃招集同志，慷慨陳詞，眾益鼓舞，時朱執信本任他務，適到，即剪去長衫下截，爭先加入，阻之不可；白髮蒼蒼之

譚人鳳，亦鼓其餘勇，以殺賊爲快，至下午五時三十分，黃率百餘健兒，在角聲鵑鳴中，出小東營直撲督署。

戰幕既開，黨人猛厲無前，率皆以一當百，當者披靡。既入督署，大事搜索，會清吏有備，已早自逸去，乃火焚督署而出，在督署死難者，有杜鳳書、黃鶴明、徐廣酒、徐禮明、諸烈士，出督署轅門，是李準大隊，林時爽、劉元棟、林尹民等死之；黃亦負傷，斷兩指。黃乃就所部分爲三路；以徐撫率數十人出小北門，擬與新軍接應；以川、閩及南洋同志往攻督練公所，自率方聲洞、羅仲義、朱執信等，出大南門，擬與防營接應。調遣既定，各分途應敵。黃率行至雙門底，即遇溫帝雄所領之防營數百人，溫部本係響應黨人者，此來乃借護衛爲名，擬至水師行台直擒李準，因欲免入城及進提署之阻礙，決定未至水師行台前不掛白布。時黃與方聲洞行最先，見該部無臂號，且舉槍相向，方乃發手槍，斃其哨官溫帝雄，隊兵死者十餘人，防營還擊，方亦死之。黃且戰且前，四顧所部，不見一人，乃破門入一洋貨店，從內出兩槍，左右射擊，復死防營七八人，後乃改裝他遁。

往攻督練公所之黨人，爲劉梅卿馬侶及川閩同志。行至蓮塘街，即遇黨人一隊，正與防軍酣戰，遂加入共同作戰。此際黨人即麟國樑、熊克武、程懋辛、羅允等，其任徐係攻督練公所及堵截觀音山之防營；會劉等來助，戰益烈，相持至夜深，卒因衆寡不敵，且戰且走，馬侶陣亡，麟國樑迷途被執，餘亦散失，出小北門之黨人，至高陽里口，退入某米店，以米袋作壘，與敵殊死戰，竟支持一日夜之久；卒因衆寡懸殊，外援斷絕，俱先後潰敗。

此役因姚陳胡等三路未能如期發動，而黃攻督署一路，事後又與防營發生誤會，自相殺傷，致慘淡經營之舉義計劃功敗垂成。統計此次同志死難者，有方聲洞、杜鳳書、林尹民、徐培添、馮超驥、劉元棟、余東雄、石德寬數十人，同征被捕者，有麟國樑、宋玉琳、林覺民、李德三、

陳更新、劉亦符、徐服祿、李雁南等數十人。其得生還者，爲數甚少，如黃克強、朱執信等，雖獲脫險，然亦創傷之餘，九死一生矣。...

(乙) 資料

黃花崗烈士事略

總理

三藩清未造，革命黨人歷艱難險戰，以堅毅不撓之精神，與民賊相搏，顛踏者屢，死事之慘，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圍攻兩廣督署之役爲最。...

閩各路交通，趙聲主之；曰籌備，掌購運器械，胡毅主之；曰編制，掌草定規制，陳炯明主之；曰秘書，掌一切文件，胡漢民主之；曰出納，掌財政出納，李海雲主之；曰調查，掌伺察敵情，羅繼揚主之；曰庶務，掌其他一切雜務，洪承點主之。並組織可報爲特別宣傳機關，專輸灌革命思潮於軍隊，鄒魯任之。統籌部設於香港跑馬地三十五號，設分機關多處，鑑於歷次失敗，皆以一部分機關被破壞連全局，乃議定各課事不相問告，由其主任人負責組織。既定各課任職人，遂分頭入廣州，機關之設，遍佈全城，各機關多標公館名，以女同志飾容顏，掩人耳目，每伴爲嫁娶，以轉運軍械。時新軍下級軍官，均陸軍速成學堂畢業生，多歷年聯絡之同志。學兵復多黨人，散在各營任棚長，蓋趙聲爲標長時力倡革命，故新軍中革命潮益蓬勃，雖庚戌舉義失敗，倪映典戰死，同志有離散者，而大體終無變，且訓練精而紀律嚴，故擬用爲主軍，專設機關五處與之聯絡。巡防營自紀元前四年清光緒母子死，鄒魯約譚復舉義，雖屆期事洩，譚復、葛謙、嚴國豐先後被殺，曾傳範、羅樹澹、錢占榮、黎蕙先後繫獄，姚碧樓以奔走積勞身故，當時營中受運動者已十之七八，清水師提督李準之心腹吳宗禹所統三營，其哨官溫帶雄、陳輔臣、范秀山、范錦堃及哨長羅燦等尤傾向革命，初各同志以李準擁兵狡狠，最爲舉義障礙，擬於是役發難前先刺殺之，以所任非人，未能得當，南洋同志溫生才聞之不告於衆，三月初十日，在廣州諮議局前，候有夾軍隊呵道而來者，意爲李準，突發手槍擊殺之，諦視乃清將軍孚琦也。自是清吏膽寒，防範益密，李準乃由嶺德調吳宗禹三營回省，駐靖海門沿河船上，黨人與聯絡益便。新軍及巡防營之運動，均由姚碧平任之；海軍則由李海雲；襲取警察則注意巡警教練所，以所內有學生三百人，槍械完備，而所長乃同志夏壽華也。選鋒原定五百人，以不足增至八百人。三月十日，開發難會議於統籌部，議決十路進攻；黃興率南洋及閩省同志百人，攻兩廣總督署；趙聲率蘇、皖同志百人，攻水師行台；徐維揚、莫紀彭率北江同志百人，攻督練公所；陳炯明、胡毅率民軍及東江同志

百人，防截旗滿界及佔領歸德門及大北門兩城樓；黃俠毅，梁超率東莞同志百人，攻巡警道及廣州中協署兼守大南門；姚雨平率所部百人，佔領飛來廟小北門，延燕塘新軍入城；李文甫率五十人，攻旗界石馬槽軍械局；張祿村率五十人，佔龍王廟；洪承點率五十人，破西槐二巷礮台；羅仲霍率五十人，破壞電信局。別派放火委員入旗界賃屋九處，以備臨時放火，擾敵軍心。計劃既定，決以三月十五日爲發難期。選鋒陸續先期集廣州，旋以籌布不及，改定二十八日，黃興於二十五日進廣州主持。原設於香港擺花街之製造炸彈所，亦移廣州甘家巷，李應生、李沛基、莊六、李晚、女同志徐宗漢、莊漢翹、卓國興等主持之；喻培倫、方聲洞自日本歸加入製造；羅錦則任購彈殼，製成炸彈三百顆。黃興先會命東莞同志，在鄉煉白刃三百，由黃俠毅運省，其餘槍械悉購諸外國，最初由日本購得槍百餘枝，彈數千顆，運送者懼抵港受檢查，乃悉沉諸海，失此利器，故舉事期不能速焉。至三月二十四日，日本之槍械始陸續運到，而皆裝以白鐵罐，若食物狀，未能即取出。以前各地運到槍械，僅七十餘枝。預計日本、安南寄運大宗槍械，須二十七日後始到，尙須分配，勢難如期發難，而新軍第二標，有四月初退伍之訊，最遲之期，不能出三月底，黃興乃決定再展緩一日。是時黨人紛集益多，風聲日急，清吏戒備益嚴，軍警搜查，無間晝夜，設在旗界備放火之機關，受迫遷出者四處，并助擬按戶搜索全城。黃興乃於二十六日，電港示意，準備督省者暫毋來，然是夜仍有進省者，男女各同志之運械派械者，即在此時爭先赴命，若行所無事，蓋激於爲主義而革命之熱誠，直不知有死生利害也。二十七日清吏復調巡防二營回省，以三哨助守龍王廟，各部主任人以敵既戒備，有主張再改期者，黃興以爲此無異解散，即決心以一人死拚李準以謝海外同胞，而令各部選鋒速退，并保存槍械以爲後圖，喻培倫則以風聲既露，非速發不啻授敵以隙，翌日陳炯明、姚雨平報告順德調回之巡防營中同志已決心反正，黃興乃再電示香港同志，仍定二十九日發難。以選鋒既有退去，原定計劃不得不變更，於是決定黃興

攻兩廣總督署。姚雨平攻小北門佔飛來廟以並延新軍及巡防營進城。陳炯明攻巡警教練所，胡毅以二千人守大南門，定約是日下午五時半齊發。至發難日，香港同志，以期迫不及悉進省，請緩發日，而部署已定，實不能改。陳炯明竟誤會以告胡毅，謂改期三十日，故二人均未準備出發。姚雨平亦因故未發。黃興先致絕命書於南洋同志，誓身先士卒，努力殺賊，乃分給象牙印章黑鐵牌鑲於選鋒，令以白布裹臂著黑布褂膠鞋爲發難標誌，吹螺角爲號。選鋒分二處集合，一在連塘橋吳公館共三十餘人，四川及華僑同志各半，一在小東營共一百三十餘人，爲福建、廣東花縣華僑及他處同志，分編爲二隊，一由林文舉攻督署衙門，一由何克夫、劉古香、徐繼揚等率攻督署正門。是日下午四時，黃興集衆，激昂陳詞，衆益鼓舞，林文、何克夫、劉梅卿號吹螺角，一時鳴鵠聲振，風起雲湧，直撲而前，途遇警察，皆槍殺之，直行入督署，見衛隊呼之歸順，不悟，遂其管帶金振邦，攻入二門，守門兵及大堂衛隊憑牆依柱以狙擊，杜鳳書、黃鶴鳴、徐廣治、徐進松、徐禮明、徐臨端死之，黃興由大柱後還槍傷其一，餘奔避被截擊，棄槍降，願爲引導，乃直入內，黃興、林文、朱執信、李文甫、嚴驥等分頭搜索，渺無一人，乃以火種置牀架上而出，至東轅門遇李準之先鋒隊，林文嘗聞趙聲言李部有同志，遂突前招撫，高呼「我等皆漢人，當同心戮力，共除異族，恢復漢土」。言未畢，彈中腦立仆；劉元陳、林升民、馮超驥、余東雄、曾日全亦中彈死。黃興傷右手二指，猶能調度，就所部分爲三路，以徐維揚率花縣數十人，攻小北門，擬與新軍響應，以用，閩及南洋同志往攻督練公所，自率方聲洞、羅仲霍、朱執信、何克夫、李炳輝、嚴坤等十餘人出大南門，擬與巡防營接應，行至南門底，遇巡防營，見其無相當臂助，且舉槍相向，方聲洞乃發手槍斃其先行哨官一人，防營還擊方死之，黃興且戰且前，四顧所部，不見一人，乃入洋貨店，從內出兩槍左右射擊，中七八人，防營却退。聞彼營中傳語往保護提署，實則順德調回之三營，約定接應發難者，其先一哨官爲溫帶雄，殿後者陳輔臣，均黨人之熱

心者，暗中黨人亦多，而以未建臂號，致相殺傷，蓋由各縣不相問告所致，惜哉痛哉！是役陣亡，知者尚有華金元、卓秋元、阮德三、馬侶、徐煥成、徐日培、徐茂燦、徐培添、陳潮、江繼復、魏金龍、郭繼枚、陳發炎、陳清嘯、陳文褒、李炳輝、李文諧、李晚、羅乃琳、林西惠、韋統鈴、韋統淮、韋樹槎、韋榮初、石德寬、游壽、秦炳、周華、林修明、張學齡、勞培、陳才、陳福。被執不屈死者，喻培倫、羅仲霍、李文甫、李德山、徐清凌、徐沛旌、徐廉輝、徐松根、徐保生、徐昭良、徐應安、宋玉琳、林覺民、龐雄、陳可鈞、李雁南、饒國梁、饒輔廷、陳更新、程良、陳興榮、周增、羅坤、黃忠炳、韋雲卿、劉六符、王澤登、胡應罪、陳春林、盛初、徐國泰、羅進、羅幹、羅職、羅遇坤、李祖恩。受傷歸家死者有徐客九。在惠州、漢頭被執解省遇害者，有陳甫仁、嚴確廷。在樂從發難進至佛山戰死者，有張潮。諸烈士多一時英彥，赴義之勇，罕與倫比，若羅仲霍、李文甫以奉令率所部退散，而復隻身赴難，尤為難能可敬。諸烈士遺骸，至四月初三日，清市始令善堂檢拾，以次移於諮議局前，多折臂破腦，血肉模糊，黨人潘遠微，奔走課地營葬，得善堂贈地一片，曰黃花崗。初四日，潘乃督工葬屍，得七十二具，計工人百餘，絡繹於道。竟日始畢。曠分四排，直列安葬。嗟乎！諸烈士為三民主義而犧牲，即由諸烈士犧牲之精神，傳播三民主義於民衆，不數月而武漢一呼，全國響應，未及百日，而民國告成。其成功願不偉哉。民國七年，方聲濤募修舊墓，林森復募華僑資，建紀功坊墓亭，魯以茲役之始末，不可不詳也，故謹記之，并表列烈士就義情形於碑陰；其未列名七十二烈士碑中而確知其死於是役者，亦補列焉，以垂來世。